



他曾是一个战士
后来脱下铠甲
露出了软肋

为父且仁

有了孩子,就像有了软肋,不管是曾经热爱自由、追求新鲜人生的男人,还是踏实生活、拥抱确定性的男人,又或者是叛逆不羁、反抗权威的男人,都会在成为父亲后拥有共同的忧虑:他们开始担心另一个人的生死,关心另一个人的喜怒哀乐。

“父亲”两个字,意味着责任,同时也代表着快乐、幸福、柔软、恐惧、担忧、焦虑。在亲子关系的变化中重新认识自己,在另一个与自己相似但又不同的生命里,重新接受了一次来自孩子的爱的教育,体验被拓宽的人生。

今天,我们讲述一个个爸爸的亲子故事,让“父爱”成为一种更具体、真实、可感的事物。希望在某种程度上,“唤醒”匆匆赶路、忙于工作的人们,在真实的话语、细节的回忆里,让“父爱”悄然脱离刻板印象。



礼物

□李晓

那天,一群男人在酒桌上演绎了人生百态:有叽叽咕咕耳语谈生意业务的,有搂搂抱抱称兄道弟发誓一辈子把友谊维护下去的,有喝到高潮手舞足蹈的,也有妙语连珠劝别人一杯一杯喝下去而自己偷偷把酒倒到地上的。只有宋哥,一个人默默吞下一杯又一杯酒。我感觉宋哥这人可交,于是坐到他身边,陪他喝酒。

宋哥是一个家务男人,几乎天天上菜市场,打酱油买盐巴,买葱蒜蔬菜瓜果,在厨房哼着小调给妻子做饭菜。妻子是一家企业的副总,不喜欢应酬,回家吃饭总要提前跟丈夫打声招呼。这么多年了,宋哥熟悉妻子的脚步声,往往刚走到家门口,门就被宋哥吱嘎一声打开了。

宋哥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后,在省城一家大型企业工作。2年前的一天,儿子回家说,嗓子总爱发炎,尿也少了,总感觉憋着。宋哥起初也没介意,就去药店买了治疗嗓子炎症的药物让儿子吃。但几天后,儿子的病更严重了,浑身无力,面部浮肿,垂着两个乌青的大眼袋。妻子请了假,和宋哥陪儿子去医院检查。那真是一个天塌地陷的日子,医生也急着埋怨说,怎么不早来啊,尿毒症……宋哥摇摇晃晃从医院出来,居然忘了还在医院走廊椅子上坐着的儿子。哗啦哗啦哗啦,宋哥恍惚感到,医院里的窗玻璃,都碎了一地。妻子抓住宋哥的手,求他:“老宋,你可不要先倒下了!”宋哥稳住身子,点点头,泪水还是一下涌了出来。

宋哥跑到老家坟前去烧香磕头:“祖宗,拿我的命,去换儿子的一条命吧!”

苍老憔悴,有时是一夜之间发生的。宋哥忽生白发,是夏天到来的一场雪。宋哥慢悠悠的性格,也是一夜之间转变的。怎么不急,那是和悬在儿子头顶上张牙舞爪的死神拼了老命赛跑。

儿子开始了每周一次的透析,那是宋哥和妻子撕心裂肺的过程。儿子虚弱之极,气喘,上医院3楼也感觉吃力,宋哥就背着儿子上楼。儿子的瘫软身体如烂泥一

样瘫在爸爸背上,但还是热乎乎的。宋哥想,儿啊,只要能够这样背上你一辈子,我也愿意。

儿子伏在家里23层楼的阳台上,眼神有些迷茫。宋哥感觉有些不妙,他站到儿子旁边,笑眯眯地说,好好活下去,你是我们的儿。儿子一下背转身去。

有天,儿子趴在阳台上对爸爸说了句话:“爸爸,我对你保证,我不会去死……”

宋哥轻轻地拥抱了儿子,说:“对头,这才是我们的乖儿子!”

宋哥儿子的病,需要肾移植。但配型合适的肾源,医院回复说,太难等到了。

妻子小声说,老宋,看看我俩的肾合不合适,就给儿子送一个,是我俩把儿子的命带到世上来的,我们得为他的命一直负责下去。

宋哥的身子,还是抖了抖。妻子哭着问他,怎么,你连一个肾,也舍不得?

宋哥倒头就睡,当然没睡着。第二天一大早,宋哥早早叫上妻子去医院检查,看自己和妻子的肾哪个适合儿子。他站在医院墙外许愿,老天长眼,把自己的一个肾好好地送给儿子。

一检查,宋哥的肾,和儿子完全配型。妻子一头扑进他怀里:“老宋……”

得知爸爸要把一个肾送给自己,儿子拉住爸爸的手说,爸爸,我不要,那是你的肾,真的不要了。老宋大声对儿子说,什么你的我的,我的不是你的吗?

手术很成功,宋哥从手术室推出来时满面发青,但4天后就恢复出院了。面色苍白的儿子,在得到爸爸的肾以后,造血功能很快起了作用,脸上有了红润,心情也阳光了起来。儿子还要终生服用抗排异的药物,他同爸爸拉勾说,我要做你一辈子的儿子。

宋哥对我说,他这一辈子,送给儿子最大的礼物,就是给了他一个肾。

肾,是宋哥的左肾。这是一个爸爸,再次送上的生命礼物。

(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世界

□向墅平

那天晚上正写稿子,接到老家父亲打来的电话:“在忙吧?明天我来城里一起相聚。”我才一下想起,父亲是来过他70岁生日。其实,父亲的生日还差两天,老人家特意提前到明天——明天恰逢星期天,我们都不上班。

翌日,接近中午时,我从独居处,去到兄弟租住的地方,迎接了风尘仆仆从乡下乘车赶来的父亲。来时,父亲肩上几乎扛来了老家的半个粮仓:土鸡蛋、新鲜蔬菜、腊肉、香肠、泡菜菜、新鲜大米……放下东西,父亲和我们坐不到一会,便起身说要去厨房做饭。“爸,还是去外面吃吧,今儿我们给您过生日呢?”我赶紧提议,兄弟也附和。

“下餐馆太费钱的,何况,外面的饭菜卫生不大好。”父亲不顾我们阻拦,径直去了厨房。我们要跟进去,父亲摆摆手:“忙你们该忙的事儿吧。”接下来的时间,兄弟在电脑边捣弄他的网上世界。我则坐在客厅沙发上,低头处理手机信息。侄儿锐锐一旁听他的QQ音乐。每次进城来,几乎都是父亲下厨,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上桌了,我们围坐在一起,投入地吃起来。

“爸,祝您生日快乐!”兄弟举杯说道。“华儿啊,你跟现在的女朋友咋样啦?”父亲却轻轻将眼前的生日气氛荡开去,盯住兄弟问了句。“……吹……吹啦……”兄弟低了头躲过父亲关切的目光。“哎……”父亲搁下了酒杯,眼里掠起一层忧虑的浮云;这层浮云,仿佛经年不曾消逝。

“爸,您的生日呢,咋总提这类不开心的事?”我小心地提醒着父亲。父亲啜了一口酒,又将关切的目光向我送过来:“平娃,你也要注意下自己的婚姻啊……”

下午,我去街上买回了一只生日蛋糕。晚上,我们为父亲点燃了生日蜡烛。烛光摇曳里,我瞥见,父亲的白发,像星辰一般,闪耀微茫。

“爸,我们会努力地好好生活,不负您的期望!”我拥住父亲的肩头。

兄弟和锐锐也近前拥住父亲。我们亲密地拥在一起,口里哼唱着生日快乐歌。

我分明看见,我们的身影,填满了父亲潮湿的双眼——或许这,就是父亲的全世界……

(作者工作单位:重庆万州武陵中学)



能懂的诗

河对面的家

□廖黑叔叔

河的对面是我的家
下面一层全是青石,有猪圈和茅厕
上面两层是木楼,住人和耗子

河坝黄葛树比我的家高出一头
住着一种鸟和它的孩子
每天早晨鸟一遍一遍在叫唤:
儿紧困——儿紧困
老汉起来捡狗粪——捡狗粪

那天,我正在河这边打闹,猛然发现
三楼上一双眼睛透过木窗,剑一般冷峻

那是我的父亲
一个沉默寡言的供销社会会计
一生发出的声响没有他指尖算珠多

家和我一样变老了
也不知道现在成了谁的家
老街正在整修,回家的路都封闭
在河的这一面
我看见通往河边的后门依然洞开
木窗后面那冷冷的目光若隐若现

我知道,在那棵黄葛树的树洞里
藏着父亲离世时剃下的头发
(作者为资深媒体人)

父亲的鼾声

□王老莽

父亲的鼾声一停,
就咽了气。

母亲,
坐在他的身边吸烟。
不时伸出夹着烟头的指背,
在他的鼻孔前试探。
父亲一辈子鼾声如雷,
母亲习惯了雷雨交加。
此刻,万籁俱寂,
父亲躺在鼾声的灰烬上。
母亲指间的烟头,时明时暗,
像苍穹里的孤星。

她伸向父亲鼻翼的指背,
频率明显增加,似乎
她想把烟头,
当成了一枚火花塞,
她想把父亲的鼾声,
重新引燃!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日记

□李庆桂

最近,不知父亲着了什么魔,隔三五就来给我送东西。可能是一把蔦豆角,也可能是一块新鲜猪肉,有时还会用报纸包一块别人送给他而他舍不得吃的老腌萝卜疙瘩。

刚开始,我看他从两公里外风尘仆仆赶来,颤巍巍地下电动车,把东西递到我手中,心里感动得稀里哗啦。

可是,时间一长,我就有些不耐烦了。你这里一大早刚打开电脑,正在构思,那边响起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,他提着东西进来,跟你不紧不慢地闲话家常。等送他老人家出门,灵感早跑到爪哇国去了,心里登时杂草丛生,生出诸多怨愤来。

于是“教训”他:爸,你看两个哥哥、6个侄儿侄女,一大群人都围着您转,您就别天天往这儿跑了。您都这把年纪了,还骑个电动车,街上车多人杂,万一有个好歹的,我咋跟哥嫂交代?

父亲听罢,有些羞愧地低下头。可是,到第二天,他该咋来还是咋来。

前几天,父亲终于下定决心跟一个老人团去南方七日游。可他一不来,我又觉得空空荡荡,没个着落,就抽空帮他整理房间,发现在一摞衣物里夹着一个湖蓝色日记本。好奇心促使我翻开细看:

自从老伴突然去世,我感到人生无常、岁月有限。小女儿怕我寂寞,给我抱来一大摞书。最近,看了一篇文章讲的是,一名患者平时时间很多,却不知珍惜情谊。等病入膏肓,才想起应该和朋友、亲人见面叙一叙。而当他们从世界各地飞来,他已经意识迷乱,既认不清人,也说不出话来。

我自觉体力和心力不支,或许自己在世上的时日真的不多了。年轻时养家,中年侍候老人,老年多病的老伴又需要照顾。现在老伴离去,终于能腾出时间和三个孩子多在一起待会儿了。这三个孩子中,两个儿子打小守在身边,天天见面。就是小女儿自十几岁就到外地求学,结婚后丈夫在外地工作,她带着孩子独居在两公里外的街心。她虽然年近四十,仍心高气傲,办事毛手毛脚,着实让我放心不下。

掰指算算,如果每周小女儿来看我一次,一年52周,再撑5年,我们才能见260次面啊!

人生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重复,所以每一次相会都是仅有的一次。

文章告诉我:“别犹豫!有了想见的人,就和他见面吧,然后在见面时,说出心里话!”

她来不了,我就去看她。上次我和老朋友们去保险公司听营销课,人家提了个问题,说,如果你想看“山”,“山”不过来怎么办?答案是:走过去!

而孩子们不就是父母的“山”吗?他们是父母的骄傲和牵挂。也不能光怪女儿不能天天守在我身边,她是真的忙,压力人啊!既然自然规律不容许我们等待,我老头子还能动,就往“山”那边多跑几趟吧!孩子毕竟是孩子,她对我发脾气,我也不怪她。谁知道,这一次是不是最后一次呢?

看到这里,我鼻头一酸,泪珠滚滚而下。

(作者系河北省故城县作协会员)